



地的故事。

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基层红军士兵，作品描述的故事也都是较为典型而新鲜的故事。作品选择的故事背景也都是红军长征中最为关键的时期。

第一部《出征在即》，通过红军长征出发前的一个故事，从人性的角度剖析了红军与白军本质的不同，也揭示了红军能够在逆境中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故事始终围绕着那个呆傻的钱家少爷展开，没有激烈的战斗场面，甚至红军和白军都没有作正面的交锋，但作品中交织着善与恶的殊死搏杀。白军各军队间尔虞我诈，军官自私贪婪，预示着这支队伍将走向灭亡。红军对生命尊严的维护，红军士兵身上人道主义和人性的觉醒，是这部小说所要表达的核心。人们能够从这部小说中看到，红军长征的胜利，其实在出征之初就已经注定了。

如果说写跋涉的话，第三部《指间的太阳》倒是涉及了。这部小说写的是红军过草地的故事，但写了一支独特的队伍和一群特殊的人物，选取的是别开生面的视角，用的是些独特的细节，比如插在青稞地里的木桩借条，收容队员给死去的士兵合上眼睛，别致而壮观的花坟，人和鸟的对峙，还有在小说中多次出现的青稞粒……我尽可能在险恶的背景中展示红军士兵浪漫主义的情怀，努力让字里行间充满对生命的崇敬。我想让读者知道，支撑红军翻越雪山走过草地的，还有另外一些东西。



议决议之外，红军能在遵义摆脱困境走向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遵义这座城市的名字还有红军曾经与这名字相符的诚信行为，应该和那座“柏家公馆”同样重要。

现在很多城市都在重金广征能凸显城市特色、有鲜明代表性的城市名片或者叫广告语。我不知道遵义是不是也在这么做。事实上，对于遵义来说再没有比这八个字更响亮、更恰当的广告语了：遵循道义，立足之本。这座城市的一些企业，也可以打出这一句响亮的标语来告之于众。比如茅台酒，不就是因为一直遵循道义从不造假而享誉天下的吗？遵义和遵义所属的相关企业和部门，完全可以打出“遵循道义，立足之本”这一响亮口号，完全能够在“遵义”两个字上做足文章，以此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竞争力。我希望《腊月之城》的出版及可能出现的影视及其它艺术样式，能给遵义这座城市带来这种效益。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四

“十五岁的长征”一如我近些年来所写的红军故事，主要人物多是一些少年，一些小红军。在于我，其目的主要有两点：一是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反映历史的真实；二是更适合当代少年读者阅



时刻之后，那将会影响其整个一生，也将决定他今后的生存状态及生活态度。何况长征这么一种非同寻常的经历，对一个人更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位中文系的研究生读了“赤色小子”系列后曾给我来信指出：“作品中的补记不但深化了历史，也拉近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在书写历史的同时也凸现了现实，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达到了惊人的平衡。从现实的高度来审视历史，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进行和谐的对话。”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张品成

二〇〇六年六月



一、这一年的八月很漫长 69

二、就那么从日头出来坐到日头当顶 72

三、这水有点馊 76

第六章 相处 83

一、不稀罕做少爷 83

二、钱卧龙觉得这事挺好玩 91

三、军令如山 95

第七章 一箭三雕 101

一、想出眉目来了 101

二、我想我们会成为兄弟 105

三、特派员奉命而来 112

第八章 疑云 118

一、钱家祠堂弥漫着雾一般的疑云 118

二、抓的就是钱家老爷 121

三、一只麂子 124

四、天宝被蛇咬了 131

第九章 阴谋 140

一、一种说法在石马不胫而走 140

二、黄伯祥的亢奋有些莫名其妙 145

三、男人们扎着长头巾倾巢而出 148

第十章 一山之隔 153

一、人就要死了，才会认真想些事情 153

二、队长刘年聪忧心忡忡 157

三、血色黄昏 164



第十一章 危险游戏 171

- 一、突如其来的枪声 171
- 二、那儿成了一个停尸场 175
- 三、一磕，把脑壳里的鬼魅磕跑了 177

第十二章 抉择 185

- 一、好像做了一个梦 185
- 二、他们听到风里有什么声音 188
- 三、石马钱家的最后两个男人加入了红军 193

后记 198



钱世昌一直为这事揪心。钱家不能绝了后呀！

婆娘说：“卧龙难道不是钱家的子孙？难道卧龙是我偷人偷来的……呜呀呀，哦嘢嘢……”

每回扯到这事婆娘就那么哭，杀猪一样撕心裂肺地嚎哭，故意弄出惊天动地的声响来，生怕镇上人不知道。那妇人是有意那么弄。钱家有头有脸，她有意那么弄。

婆娘也是大户人家闺女。两家的联姻促成了钱家的发达。因此，婆娘在钱家地位非同一般。再说，那女人本来就是尖酸泼辣能说会道的角，人见怕三分。钱家上下都惧怕这女人。女人似乎什么都行，健硕粗壮，说话男人样虎虎生威。可就是女人事上差些，圆房五六年，肚子依然不显山不露水。钱家老太爷急了，说钱家不能绝后呀，张罗了要给钱家老爷纳妾。婆娘当然要死要活地闹。可闹归闹，女人生不出个儿子来疯了闹也无济于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她再泼再厉害也没办法。

可就在钱家老爷纳妾的事情才有些眉目，婆娘肚子却渐渐大起来。婆娘高兴了。她说天爷有眼呀，关键时刻助我。她挣着，等到肚里那块肉掉下来，哈，竟然真是个男伢。

啊哈，天意呀！啊哈，罢了罢了！钱世昌断了纳妾的念头。他看着那白白胖胖的儿子，万般欢喜。这是钱家的香火呀，就起了个名叫卧龙，大意无非就是龙趴在地上待飞腾。



笑模笑样的，看上去怪怪的。

“啊哈，钱老爷，队伍刚到贵地……”

“噢噢……”钱世昌应着。

他知道姓黄的师长话里的意思，他那是要粮米。现在他没办法了，他不能说没有，他不能说无能为力，十担白米赫然摆在那他能那么说？

“那行。”他说，“这些粮米先拿了去吧。”

“哈，我怎么能给地方添麻烦？看你。”

“应该的。”

“噢？”

“噢噢！”

黄伯祥没再说什么。他抽着烟，静静地看着对方。他没想到对方也那么看着自己。他想从那乡绅的脸上看出一点什么来，可他看不出个什么。他想，这乡绅真不一般。少爷被掳老爷竟然能安闲地在这里抽烟？这是个不好对付的角，这是个冷酷之人心狠手辣。我得小心点，不叫的狗咬人。我也不跟他客气了。这人，钱财来得不地道。



“你下作！”北济把手里的竹碗扔在草地上，“钱家少爷不知道难道我还不知道？”

“嘿嘿……”天宝笑了几声。

“你还笑？”

“知道就知道……”

“你这么说？”

“那天没淋你头上？他做得出初一，我就做得出十五。”

“你跟这种伢一般见识？”

天宝脸红了。他没想到北济老纠缠这事。他觉得北济有些变化。北济竟然站在一个少爷一边。再说北济还从来没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过话。北济入队伍比天宝晚，一直对天宝很恭敬，一般不跟天宝计较，可今天却为一个富家痴傻少爷跟他黑脸。

天宝仔细地看了北济两眼，想说什么，但终于没说。



“他们说能分田，入红军队伍就能分着田。”

“噢！分了田也是种田人。”

北济说：“分了田就好了。我就想能有自己的田。我爷一直想有块自己的田。我爷没有，可他喜欢伺弄作物。我爷种田是一把好手。”

“噢？”张有果瞟了北济一眼，那目光有些异样。

“我也想当个种田的好把式。我就指望着能有块自己的田……哈，那多好。”

张有果笑了一下。他想，这真是伢的想法。没吃过肉腌萝卜也是好东西，吃过肉了你就不这么说了。他那么笑了下就走了。

钱卧龙看着张有果消失在那片林子里，才扭过头来：“你说你爷？找你爷来。”

“我爷早死了……”

北济想起爷娘来了。他是个孤儿，不愿想那些往事。他甩了一下脑壳，就把刚涌上来的一些愁闷东西抛去了。现在他脑壳里装着的是张有果那怪异的眼神。

你那么看我，怪怪的。北济想。我说错什么了？我说梦话打诳语了？我真是那么想的，有块田种多好！难道不是？他想。

他说：“哎卧龙伢……”



瑞金周边，负隅顽抗……”他说。

他看看他舅，可黄师长还是纹丝不动。

“总之，我们得想法离开这地方，往苏区中心进逼。赤匪已是强弩之末，我们该出手时就得出手。”

他想他得抽支烟。他想那腾起的烟雾能显示出他的智慧。他把手伸向他舅那盒“哈德门”，抽出一支，划一根火柴点了。火光映了他那半张脸，脸上满是得意。可是很快，那脸上的肉就僵了，因为他听到他舅的话了。

他舅说：“糊涂。”

齐副官心就凉了。他想完了完了，又没对上路。怎么了？他想，我倒要听听，老舅我要听听你有何高见。

“将计就计，按他们说的做。”黄师长说。

大家扭头瞪大了眼看着他们的长官。

“红军主力在这一带好哇。”他说。

“这是我们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他说。

“可是，也许真是空城计……”那姓许的参谋眼睛眨巴了好一会，小心地说。

“你们说呢？”黄伯祥看着众人。

大家点着头。齐副官也点着头，不过他点得有些含糊。

黄师长也点着头。

“那好，你们都这么看，我有主意了。”他说。



没战事，山里鸟语花香一片明媚，这让两个伢嘴痒痒，想说话。人就那样，心里高兴就有跟人说些什么的欲望。

可他们忍着，一动不动地看天。他们不说话。

到底钱卧龙憋不住了。他看天不再专一，时不时侧脸往天宝那瞟一眼。他盼着天宝跟他对眼睛，一对眼睛他就能开声说话了。

可天宝不跟他对。天宝一动不动，像一块石头。

钱卧龙想，他能真跟石头一样憋到底吗？

“我没借你的米！”

天宝怔了一下，想，这蠢伢，怎么冒出这么一句？他信口胡咧咧哩。我不理他，他就算不胡咧咧我也不理他。

“我又没借你的米！”钱卧龙说话的语调很好玩。

“我借了你的米？你说我借了你的米了？”钱卧龙带了些笑脸而且很认真。

天宝想，他扯米呀米的，肯定是那天夜里要米的事让他那么想的。

“你说说，我借了你的米了吗？”钱卧龙执著地问。

天宝说：“你没借。我们想借你家的米，你们家没借。”

天宝不想搭腔的，可他搭了。他虽然没侧过头，可嘴里跳出那些话来。他不想吐一个字的，但鬼使神差就吐出那串字来。



钱卧龙得意了：“日头下山落在什么地方？”他记得私塾先生教他时说的那话。

“山凹里。”天宝以为钱家少爷信口瞎扯扯上了日头。

那还行，天宝想，不扯认字就行。

“后来呢？后来落到什么地方了？”

天宝眨巴了一下眼睛，再落就落到什么地方了呢？他想不出。落到土里去了？可没这种说法呀。

“哦哦，还能落到哪里？落到土里了？”天宝说。

“我看是落到土里去了。”他说。

钱卧龙哈哈地笑了起来：“不知道了吧？哈！不知道是吧？”

“跟你说吧，落草里了！”钱卧龙说。

这个“暮”字，私塾先生当时教他可费了大劲，教了数百遍，所以他记得很清楚。再说日头天天落，他就天天想起这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留意，把这字记得烂熟，没想到今天派上了用场。哈，他到底让天宝也出了次丑。他笑着，开心得跟什么似的。天宝的脸阴沉下来，可钱卧龙没看见。

一股无名火在天宝心里蹿燃。他猛踢了一下身边那枯树桩。他以为树桩枯透了，可树桩没枯透，石头一样硬，把他的脚硌痛了。他尖厉地哎哟了一声。



边喝水。天宝把套索放置在野物必经之处。

钱家少爷很兴奋。他控制不住自己，大声张扬了说话，嘻嘻哈哈地笑。

可想而知，整个下午野物的影影也没见一只。天宝看着日头渐低，想着不如早些回去算了，就在溪边揪了些灰灰菜和野蕨。晚上只有用这野菜填肚子了。

这怪不得我，不能怪我。天宝那么想着。

天宝正那么想着，忽听得钱家少爷在那边大呼小叫起来。

天宝想，呀，别是让蛇给咬着了！

他急步跑了去。钱家少爷没让蛇咬着。钱家少爷拍着手跳着叫着，欢喜得像过年。

钱家少爷说：“我抓着只麂子！”

天宝看见了，那确有一只麂子。可他知道，那不是钱家少爷抓着的，那是山里猎户下套索套的。依山里的规矩，猎家下套套着的猎物，其他人是不能动的，动了那要被人耻笑，被人看不起。而他们，是红军队伍里的人，是有纪律的。

天宝说：“哎哎，你哪拿的放回哪去！”

钱家少爷正在兴头上，哪能听得进天宝的话？

“我远远就看见有只麂子趴那，我飙过来一下把它按住了……”钱卧龙笑着，一脸的成就感。



众人还未从刚才的愕然中回过神来，又面临另一场惊愕。

北济跳了起来。刘年聪按住了他。刘年聪那么做有他的道理，洞外情况不明，那些枪声还在持续。北济出去危险，不能让个伢去。刘年聪才想站起，却被人扯住。

扯他的是张有果。

“我去！”张有果跟他说。

“我答应过你的。”他对刘年聪说。

“再说这伢的事是我的事，跟红军没关系。”他说。

没容刘年聪多想，张有果已经蹿出了洞子。刘年聪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外面情况不明，若不拉回钱家少爷，洞子就可能暴露，大家的命都保不住，再说少爷也有生命危险。张有果说是他的事，这话里有话。他是为了保护红军。他去即使被白军抓了去，也不过就认为是山里土匪绑了个富家少爷。张有果用心良苦呀！什么东西在刘年聪心里揪一把又揪一把，他担心张有果和钱家少爷。

张有果没被白军抓走。他蹿出洞子后，就看见钱家少爷了。钱家少爷亢奋之极，全然不顾高崖的危险，跳手跳脚在崖沿上张望。山那边，一团团烟焰腾天，那些轰然炸响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在崖壁间回荡着，钱家少爷觉得很好听。钱家少爷欢天喜地，忘乎所以了。他拍着手，脸上漾着嬉笑，



死在这么个地方。

他们听见远处有人走过的脚步声。

那一队人没留意黑暗中的尸体。

那是天宝他们。

天宝他们在山脊上走着，把钱卧龙抬回洞子。

几个男人刨了个坑把张有果埋了。他们在那土包前站了好一会。那时下起了雨，雨水在他们脸上淌着。

他们在那里站了一会。

北济哭得跟什么似的。天宝没哭。

天宝说：“叔你睡去。”

“好生睡就是你好生睡……”他说。

“我和北济会回来陪你。”他说。

他往坟头压了块大石头。那石头有些特别。他有意弄了块那样的石头。

然后，他们抬着钱卧龙回到洞子里。

三、一磕，把脑壳里的鬼魅磕跑了

他们在那里烧了堆火，烤着衣服。他们让钱家少爷平躺



“是呀，你怎么了？”

“我睡觉，你们吵醒我了，还问我怎么了！”

“哦我知道了，趁我睡觉你们把我抬到这地方来了。”

“我娘哩？”钱家少爷又喊了起来。

“我找我爷去！”他说。

队长刘年聪说：“伢呀，明天吧。你看，天黑了。”

钱家少爷往四下里看了看：“呀！真的耶！那就明天吧。”

“我困了。”他说。

“那我睡了。”钱家少爷很神气地扫了大家一眼，又说，“我就睡这里吗？你们就让我睡这里？”

北济说：“卧龙伢，这些日子你不都睡这吗？”

钱家少爷说：“像是，梦里依稀记得是。对了，你叫北济，梦里记得你叫北济。”

北济说：“什么！梦里？”

“行呀，睡这就睡这。好玩耶。”他果然一歪身睡下了，立马就有呼噜声响起。

队长刘年聪说：“这少爷怎么了？”

医官汤学轩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把谜底揭穿了。

“从前有过这事。我知道，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医官汤学轩说。



北济说：“卧龙伢，你总算醒了。我们该走了。”

“我们走！”天宝说。

钱卧龙问：“上哪？”

“送你回家呀。”

“哦，是！你看我怎么弄一身这样的衣服？”

“你自己要换的呀。”

“哦？哦……好像是。”

天宝出了洞口，回过头来说：“走吧。”接着又加上一句，“啊呀！是个好天。”

北济说：“很快你就能看见你爷了。”

钱卧龙说：“我爷说过几天带我去看雉戏。”

“嗯？”钱卧龙的话让天宝和北济一齐愣住。

“我家有上好黄糍，我叫管家给你们吃。”

天宝和北济定定地看着钱卧龙。他们想，呀，这伢又痴了吗？雉戏和黄糍只有过年时才有的呀。这是秋里，怎么扯起过年的事了？可再看钱卧龙，他却一脸认真的神情。他们就疑惑了。

他们开始往石马方向走。钱家少爷又对山里的一切都感觉新鲜起来。这让他们感到惊奇。

天宝把北济扯到一边。

“我看又不对劲了……”天宝说。